

太阳石

【墨西哥】帕 斯 著

赵振江 译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太阳石

〔墨西哥〕帕 斯 著

赵振江 译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05号

太 阳 石

〔墨西哥〕帕斯著

赵振江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3插页 53,000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60-1185-7/I·1052

定价：4.65元

总 序

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

果，前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和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米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

是创作实践，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

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尽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计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

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译 本 序

1989年，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小说家卡米洛·何塞·塞拉；1990年又把此项殊荣授予墨西哥诗人和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接连两次把该奖授予西班牙语作家，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在帕斯获奖之后，各方面的反响异常强烈。

对帕斯的人品、诗品和文品，如同对世上的所有事物一样，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却是众目共睹、众口皆碑的：在当今世界文坛上，他是一位在诗歌、散文、文论乃至翻译方面都成就斐然的作家。

就诗歌而言，帕斯的作品既有深刻的民族性，又有广泛的世界性；既有炽热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又有冷静的思考和深刻的见解；他将古老的印第安传说和西方的现代文明融为一炉，将抒情、叙事、言志、咏史、议政、感时等各种因素编织在一起，又不时将东方宗教和玄学的闪光体镶嵌在字里行间，从而形成了色彩斑斓、独树一帜的风格。

帕斯于1914年8月31日出生在墨西哥城。他的祖父是记者，发表过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祖母是印第安人。帕斯的父亲是记者和律师，曾任革命将领埃米里亚诺·萨帕塔的外交特使；母亲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移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帕斯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土著文化与欧洲文化互相渗透、自由气氛与宗教气氛彼此交融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十七岁开始诗歌创作，并与人合办了诗歌杂志《巴兰达尔》，两年后又创办了《墨西哥谷地手册》，介绍英、法、德等国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刊登西班牙语国家著名诗人的作品。

在帕斯的人生历程中，有两个年头是至关重要的。1937年，他曾去尤卡坦半岛创办一所中学，以使当地的农民子弟受到教育。在那里，他发现了荒漠、贫穷和伟大的马雅文化。同年，由于聂鲁达和阿尔维蒂的介绍，他应邀赴西班牙参加了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结识了当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诗坛上一批杰出的诗人，并曾去法国逗留，与超现实主义作家有了最初的接触。紧接着他又返回西班牙，在反法西斯前线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这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一年，西班牙诗人阿尔托拉吉雷为他出版了《在你清晰的影子下及其它关于西班牙的诗》，回到墨西哥后，他又出版了诗集《休想

通过》和《人之根》。1944年，他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赴美国考察。一方面，“可怕的美国文明”令他吃惊，另一方面，他有幸结识了艾略特、庞德、威廉斯、斯蒂文斯等著名诗人。对他的创作道路，这无疑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此后，帕斯曾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在驻法国、日本、印度、瑞士等国使馆任职，直至1968年，为抗议本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他愤然辞去驻印度大使的职务。在此期间，他从未停止过文学创作。尤其是在法国时，他积极参加了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作家们的活动，结识了萨特、加缪等著名人物，经常同他们切磋诗歌艺术，探讨文学与政治、诗人与社会的关系。

综观帕斯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有两点颇为引人注目：

（一）本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给他的心灵笼罩了难以驱散的阴影。墨西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托洛茨基之死、第三世界的重重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中的种种弊端使他如坠五里雾中，看不到人类生存的美好未来和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帕斯宛如在迷宫中徘徊，他从未停止步履艰难的寻求，尽管屡遭挫折却依然锲而不舍。这正是帕斯诗歌创作灵感的源泉。在诗歌创作中，帕斯反映了墨

西哥当代知识分子彷徨、迷惘的情绪，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他善于将生与死、爱与恨、灵魂与肉体、希冀与绝望、孤独与交流、短暂与永恒、科学与愚昧、真实与梦幻、地狱与天堂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地编织成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面对无情的时间和缥缈的未来，他呼唤正义与爱情，力图以大胆的叛逆和执著的追求，维护正义与美的双重价值。

（二）与画坛上的毕加索一样，诗坛上的帕斯从未停止过对艺术的发展与创新。然而他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将继承与发展、传统与创新统一起来。人称“第十位缪斯”的修女胡安娜·伊内斯、现代主义大师卢文·达里奥以及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维森特·维多夫罗、巴勃罗·聂鲁达、加西亚·洛尔卡等著名诗人都曾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帕斯对美国的意象派、法国的象征派、德国的浪漫派、西班牙语美洲的先锋派诗歌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成为他在欧美各地讲学的主要内容。至于他与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关系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值得注意的是帕斯虽曾潜心学习过这些流派，却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博采众长而又独辟蹊径，这正是诗人的大家风范。

帕斯的诗大都收在《假释的自由》（1958）、《蝶

蜩> (1961)、《东山坡》(1969)、《转折》(1976)和《向里生长的树》(1987)等诗集中。1989年2月,他又自选了《最佳作品集》。本书中所选择的《太阳石》是帕斯的代表作,全诗由584行诗组成,首尾重叠,形成环形结构。它具有史诗的气魄、情诗的风采和哲理诗的深邃。

帕斯不仅是闻名遐迩的诗人,也是杰出的散文家和文论家。他不但精通西方的文史哲,而且在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 and 人类学的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崇拜古老的东方文化,对佛经以及我国的老庄、周易也有很深的了解。他在散文和文论方面的主要作品有《孤独的迷宫》(1950)、《弓与琴》(1956)、《榆树上的梨》(1957)、《开向田野的门》(1966)、《交流》(1967)、《连接与分解》(1969)、《酸橙的孩子们》(1974)、《仁慈的妖魔》(1979)、《深思熟虑》(1979)、《修女胡安娜或曰信仰的陷阱》(1982)、《乌云密布的时代》(1983)、《作品的影子》(1983)、《人在他的世纪中》(1984)等。在《译作与消遣》(1974)中,他翻译了我国唐宋名家李白、王维、苏轼等人的作品。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帕斯曾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和许多拉美国家获文学奖,其中包括1981年的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和法国文学大奖。

1986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还授予他“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

应当说，我国对帕斯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起步很晚，与他在世界文坛上所占的地位很不相称，现在花城出版社约我译这个小小的集子，自知勉为其难，权作抛砖引玉吧。

赵振江

1991年春节于北京大学

目 录

译本序.....	赵振江 1
致一位牺牲在阿拉贡前线的战友的挽歌	1
姑娘.....	5
夏夜.....	7
鸟儿.....	9
情侣.....	11
两个身体.....	12
观海.....	13
枝头.....	15
大街.....	16
中断的哀歌.....	17
绿色的墨迹.....	21
在石与花之间.....	22
寓言.....	33
碎石.....	36
太阳石.....	39
路易斯·塞尔努达.....	68

清晰的夜.....	73
运动.....	79
清晰的往昔.....	81
说：做.....	108
兄弟之情.....	111
凭证.....	112

致一位牺牲在阿拉贡 前线的战友的挽歌

同志，你牺牲在
世界火红的黎明。
但你的目光、你蓝色的英雄服，
你那在硝烟中吃惊的面孔，
还有你那没有握着提琴和步枪的、
彻底平静的双手
正从你的牺牲中
令人惊讶地诞生。

你死了。无可挽回地死了。
声音停滞，鲜血撒在地上。
你死了，我不会遗忘。
土地若不把你颂扬，怎么会生长？
血液若不将你呼唤，怎么会流淌？
我们的声音若不表明你的牺牲、